

胭脂宝刀



(台湾) 高 庸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胭脂宝刀

(台湾) 高 庸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胭脂宝刀

高庸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46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237—2/I·202

(上、下册)定价:22.90元

目 录

胭脂宝刀

谈笑风生·····	(328)
红袖刀诀·····	(342)
一线生机·····	(356)
死里逃生·····	(369)
求之不得·····	(383)
硬闯冰宫·····	(397)
迷谷刀法·····	(410)

花 郎

闻名丧胆·····	(426)
险恶用心·····	(439)
杀人灭口·····	(452)
任职不力·····	(466)
追查凶手·····	(480)
侦察事实·····	(493)
有所发现·····	(507)
竹庙见闻·····	(521)

血 嫁

长城五友.....	(532)
狗肉和尚.....	(548)
绿林飞贼.....	(562)
如坠雾中.....	(575)
自断臂膀.....	(587)
铁皮神功.....	(600)

庸人自扰

但事已至此，三个人手无寸铁，要想从迷谷硬闯出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冯援既怒又恨，两眼瞪着婉君，真恨不得将她吞进肚里。

何凌风倒很看得开，肩头一耸，笑道：

“谷主最好替石牢多加守卫，多建几道铁栅，不然，咱们还会逃。”

唐小仙道：

“你认为还有机会？”

何凌风道：

“机会是人造成的，咱们对牢房的招待已经腻了，随时会留意换换环境。”

唐小仙笑道：

“你们不会再做这种傻事，本谷也不会再让你们犯同样的错误。”

何凌风没有再说什么，拱拱手，当先走了出去。

冯援怒目而视，仍然心有未甘，费明珠轻轻推了推他，低声

道：“冯大哥，走吧！大姐或许有她不得已的苦衷。”

冯援摇摇头，哼了一声，转身而行。

尤二娘和方惠儿一前一后，押解着三人，另外八名刀女分列左右随行。

途中，冯援怒气未消，竟忘了费明珠跟在身后，愤愤道：

“哼！女人就是女人，不可与共大事！”

费明珠知道他心里充满了愤恨，只笑笑没有开口。

何凌风却笑道：

“这话也不尽然。其实，女人很好相处，只看你能给她多少好处？让她占多大便宜？尤二娘，你说对不对？”

尤二娘头也没回，冷冷道：

“我不知道。”

何凌风道：

“你现在当然说不知道啦，昨天我告诉你，长老院会提升你做长老，你为什么那样高兴呢？”

尤二娘突然停步转身，沉声道：

“你在胡说什么？”

何凌风笑道：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说说有什么关系？那些话，我当然是骗你的，可是当时你竟信以为真了。”

尤二娘怒道：

“你们在石牢，我可待你们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含血喷人？”

何凌风道：

“好了，不提就不提，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我若想含血喷人陷害你，刚才就当作谷主面前掀出来，哪会等到现在。”

尤二娘真是气极了，但她口笨舌拙，不知怎样辩驳才好，只气得咬牙切齿，说不出话来。

后面的方惠儿大声道：

“姓何的，我劝你老实些，尤二娘对谷主一向忠心耿耿，你别

想从中挑拨离间。”

何凌风两手一摊，道：

“好，算我无中生有挑拨离间好了吧！反正话出如风，两无对证，不过，你若是聪明人就该想到，若非有人放水，你怎能那样容易混进石牢来……”

话未完，尤二娘已忍无可忍，翻手拔出了长刀。

何凌风连退几步，正色道：

“干什么。你居然想杀人灭口？”

尤二娘叱道：

“你……你这畜牲！”

她本就不擅言辞，现在气极了，更不知道该骂什么才恰当，叱声出口，长刀已闪电般向何凌风下半身扫去。

这是她在情急中还有一丝顾忌，她虽然恨透了何凌风，并不敢当真杀他，只不过拣那不是要害的地方，砍他一刀泄忿而已。

何凌风也料定她不敢下毒手杀人，却装作惊惶失措的样子，发一声喊，回头就跑……

没等他真跑，刀光一掠而到，“当”地一声，架住了尤二娘的长刀。

方惠儿沉着脸道：

“二娘，这三个人是谷主的客人，你伤了他们，谷主怪罪下来谁承担？”

尤二娘气呼呼地道：

“可是他……他太可恨了……”

方惠儿道：

“他说他的，你若是问心无愧，干嘛要杀人灭口？”

何凌风抢着道：

“是啊，我又不会去告诉谷主，你何必心虚呢？”

尤二娘被他连番相激，满腹怒火无处发泄，突然心一横，厉

声道：

“闪开去！我宁可先杀了这畜牲，再去向谷主领罪。”

口里喊着，长刀展动，向方惠儿连攻了三四刀。

方惠儿一面挥刀格架，一面向边八名刀女喝道：

“尤二娘抗命叛谷，给我擒下了。”

八名刀女一声应诺，纷纷抽刀出鞘。

尤二娘怒叱道：

“你们胆敢听一名白队侍卫的吩咐，对蓝边领队出手？”

八名刀女面面相觑，果然没敢上前。

迷谷谷规严厉，方惠儿虽系谷主亲信，只是一名镶白边的侍卫，尤二娘却是镶蓝边的领队身份，阶级高过方惠儿，而那些刀女，都属于“镶白边”。阶级全在尤二娘之下。

就在八名刀女迟疑犹豫的时候，何凌风忽然道：

“你们在这儿发的什么呆，尤二娘已经疯了，还不赶快去报告谷主！”

刀女们被他一语提醒，当时便有四五个收刀转身，向大厅飞奔而去。

剩下的三四个，怔怔站在旁边，都不知应该帮谁才好？

这时，尤二娘和方惠儿经迅快绝伦的交手了十余招，刀光闪烁，耀眼生花。

何凌风向冯援和费明珠施个眼色，突然欺近一名刀女，出其不意喝道：

“兵刃给我！你退到一边去！”

那刀女正在惊愕失措之际，听了这句话，想也没想，便将长刀递给了何凌风。

这是下意识的直觉反应，根本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人在惊慌之下，往往会如此。

冯援和费明珠也同样欺近另外两名刀女，伸手去接取她们的

长刀，那两名刀女却迟疑着有些不肯。

但也只是迟疑了下，当她们看见同伴已将兵刃交给了何凌风，似乎并没有出错，便也不自主交出了兵刃。

兵刃到手，三人的精神陡然振奋起来。

何凌风当先挥刀加入战圈。

他施展的刀法，居然也是跟尤二娘同样的红袖刀诀，刀锋却攻向方惠儿。

方惠儿大吃一惊，忙叫道：

“何凌风，你弄错人了……”

何凌风笑道：

“没有弄错，先收拾了你，咱们再对付她。”

口里说着，长刀如雪浪飞卷，猛攻了过去。

方惠儿独战尤二娘本已吃力，再加上一个何凌风，越发招架不住，心一慌，手上略慢，被何凌风趁机进手，一刀扫中右腿膝盖部位。

好在他这一招是反扫，用的是刀背，方惠儿闷哼了一声，跌倒地上。

何凌风对尤二娘龇牙一笑，道：

“谢谢你给咱们夺刀的机会，现在你叛谷的罪名已经肯定，咱们走了，你也活不成，倒不如索性跟咱们一起走，外面天地大得很，你跟咱们一起，包你有享不完的后福……”

尤二娘喝道：

“住口，你这畜牲，害得我还不够？”

何凌风道：

“我虽然害过你，也救过你，功过相抵，也算扯平了，你若不跟咱们走，等唐小仙一到，准将罪名全推在你头上，那时你就后悔莫及了。”

尤二娘道：

“我会擒住你们，当面向谷主申诉。”

何凌风笑道：

“到那时候，你想咱们会帮着你说话吗？这些刀女都看见我帮你收拾方惠儿，你有八张嘴，也无法使唐小仙相信。”

尤二娘默然了，这些话都是实情，但她生于迷谷，长于迷谷，要她叛谷出走，实在下不了这份决心，不走又难免获罪，真叫人无法取舍。

何凌风又道：

“时间急迫，你若不走，咱们可要走了。”

方惠儿忽然从地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厉声道：

“尤二娘，你敢放走他们三个，我一定禀告谷主，要你受千刀万剐的活罪！”

尤二娘本来下不了决心，听了这话，机伶伶打个寒噤，突然下了决心。

她长刀回转，冰冷的刀锋，刀锋过处，直透入方惠儿的胸膛。

三名刀女都骇然惊呼失声……

尤二娘用刀尖指着她们道：

“你们这些丫头，平时仗着谷主宠信，作威作福，老娘已经受够了，但念在同门多年，且饶你们一命，快滚！”

刀女们手无寸铁，只得乖乖听话，脚底抹油，全都逃了。

何凌风没想到她会对方惠儿痛下毒手，笑笑道：

“二娘，现在咱们是共患难的朋友了，迷谷路径，咱们不熟，应该怎样才能平安脱身，还望二娘多指教。”

尤二娘仰面长吁了一口气，道：

“你们跟我来。”

何凌风三人跟着尤二娘，迅速穿过几重院落，却发现所走的并非前谷谷口方向，而是往东奔向庄院东厢房。

冯援沉声道：

“尤二娘，咱们要出谷去，你这是带咱们往什么地方？”

尤二娘道：

“迷谷传发警讯十分快捷，现在谷口也已封闭，根本无法出去了。”

冯援道：

“那咱们要怎样才能脱身？”

尤二娘道：

“目前毫无脱身的方法，我是带你们去一处地方暂时隐藏起来，再等机会……”

冯援连忙停步，道：

“不行，咱们必须趁今夜闯出谷口，若躲在谷内，迟早会被搜到。”

费明珠也道：

“如果你不想替咱们带路，咱们可以自己闯。”

尤二娘冷笑道：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重新再回石牢。”

何凌风先摇手拦住冯援和费明珠，含笑道：

“二娘，咱们现在是生死相共，当然听你的，但你也得把你心里的打算告诉咱们，让咱们也了解事情的真相。”

尤二娘道：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现在绝对逃不出去，必须先隐藏起来等待机会。”

何凌风道：

“你要带咱们去什么地方隐藏？要隐藏多久？”

尤二娘道：

“据我所知，庄院东厢有一处花园，园内有假山，咱们就躲在假山山洞里，至于要多久时间，那得看情形才能决定。”

何凌风道：

“花园假山山洞，搜查时多半不会被忽略，那地方安全吗？”

尤二娘道：

“当然很安全。”

何凌风道：

“为什么？”

尤二娘道：

“因为那花园在东厢房，东厢是长老院的所在，谷主与长老院不合，姥姥们不会轻易答应让人搜查。”

何凌风想了想，道：

“可是，你要知道，那些长老院的姥姥们也不会放过咱们。”

尤二娘道：

“所以我才特地选择东厢藏身，咱们的行踪，一定会被谷主发现，她知道咱们进入东厢，准会怀疑是长老院在庇护咱们，自然要向姥姥们要人，这样一来，谷主和姥姥们势必引起争执，谷口戒备也就放松了，那时，咱们才有脱身的机会。”

何凌风沉吟了一会儿，点头笑道：

“好吧，咱们就照二娘的安排吧。”

冯援和费明珠见何凌风已经同意，也未再反对。

一行四人潜入东厢，躲进花园假山洞里，途中有尤二娘领路，果然没被发觉。

假山洞谈不上隐密，但因在长老院范围内，闲杂人不能擅入，所以很清静。

四人休息了一阵，天已大亮，花园中开始有姥姥们在散步或练功，只不过，谁也想不到有人躲在假山洞里。

时将近午，园外人声渐增，花园里反而寂无人踪，大家猜想，谷主唐小仙八成已发现昨夜四人留下的足迹，正向长老院交涉搜索的事，显然，这要求已经被姥姥们拒绝了。

又过了半日，天色再度黑下来，花园并未遭到搜查，外面情况如何也不得而知，四人已整整一天未进饮食，都感到饥肠辘辘，难以忍受。

尤二娘道：

“你们安心在这儿等道，我去打听一下，想法弄点吃的东西来。”

何凌风道：

“我跟你一起去。”

尤二娘道：

“庄院中全是女人，你跟去不方便，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何凌风道：

“你一个人孤身无援，万一遇到意外，连个报讯的人也没有，让费姑娘陪你一块儿去吧。”

尤二娘自然想得到，这是不放心她，要费明珠同行监视的意思，也就不再拒绝，领着费明珠一同离开了假山山洞。

果然，她们一走，冯援和何凌风就开始了密议。

冯援自从经过婉君的变故，对任何人都抱着怀疑，忧心忡忡地道：

“我看这姓尤的女人靠不住，她根本不想离开迷谷，只不过打算投靠长老院而已，她这一去，八成会出卖咱们向长老院邀功。”

何凌风道：

“这当然很有可能，但咱们目前必须靠她的帮助，才能逃出迷谷，既然共处，就得信任她，咱们暗地防着些也就是了。”

冯援道：

“万一她真的出卖咱们，你说应该如何应付？”

何凌风苦笑道：

“咱们只能希望不致发生这件事，如果一旦发生了，也只有放手一拼，总不能束手受擒，好在我已经偷学了她们几乎刀法，对

敌的时候，多少会有些帮助。”

冯援道：

“对了，我也正想问你，昨夜你向方惠儿出手时，用的就是迷谷的红袖刀诀吗？”

何凌风道：

“那是在尤二娘和方惠儿交手的时候，偷学了几招，谈不上火候，只能说可借此略窥迷谷刀法的路数，现在我就演练给老大哥看，以备急应变之用。”

冯援却摇手道：

“且慢，为防万一，咱们最好先换个地方，再慢慢演练刀法。”

何凌风道：

“换个地方？咱们能换到什么地方去呢？”

冯援道：

“什么地方都行，只别呆在这假山洞里，我始终觉得那姓尤的女人靠不住，还是先防她一手的好。”

两人钻出山洞，四处张望，并无其他更隐蔽的地方，只有花园进门左侧，有一座石碑，碑后勉强能藏下两个人。

那座碑，可能是当初建筑花园时，勒石为记，碑上刻满了字，但冯援无心浏览，拉着何凌风匆匆移藏碑后。

刚刚藏好，何凌风还没有来得及为冯援讲述红袖刀的招式路数，园外忽然传来脚步声。

一盏灯，两个人。

前面是尤二娘，后面却不是费明珠。

尤二娘举着灯笼，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后面那人却满脸得意的笑容，她是花琴！

冯援眼中闪出怒火，紧握着刀柄，缓缓抽刀出鞘。

他极力想镇静，五指几乎嵌进刀柄内，偏偏手腕却不停地颤

抖，无法使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

何凌风也握着刀，另一只手却用力按在冯援的手背上，那意思，是要他千万别太鲁莽。

灯光引着花琴到了假山下，尤二娘停住了脚步。

花琴仰面望了一眼，含笑道：

“就在这里？”

尤二娘点点头。

花琴轻咳了一声，道：

“冯大侠，何大侠，请出来吧，姥姥已准备了酒席，等着替你们接风洗尘呢。”

冯援从鼻孔哧出一股冷气，喉咙里咒骂道：

“臭娘们，果然不出我所料。”

何凌风低嗓音道：

“看情形明珠已经落在她们手中，老大哥务必要冷静行事。”

冯援道：

“事到如今，只有放手一拼了，咱们先杀了这两个臭娘们再说……”

“别忙。”

何凌风低声道：

“纵要拼命，也得设法救出明珠，趁她们搜索假山洞，咱们何不反去屋内救人。”

冯援眼中一亮，道：

“对，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两人说走就走，悄悄由石碑后伏身而出，顺利穿过花园园门，立即加快脚步，向东厢房奔去。

他们在第一次接受审讯的时候，曾经来过东厢房，还记得花厅的方向，一路伏腰疾行，借夜色掩蔽，没多久，便寻到东厢花厅外。

厅内亮着灯，却没有一点声音，门口廊下，全不见人影。冯援由窗外眇目偷窥，花厅中果然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已在杯中，菜犹冒着热气，席上却只有两个人默然相对而坐。

主位上是童姥姥，客位上坐着费明珠。

此外，花厅内一片寂静，再也不见第三个人。

冯援倒有些迷惑了，因为费明珠既没有绳索加身，也不像被制住穴道，虽然坐在那儿没开口，神色竟显得十分安祥，甚至嘴角还含着笑意。

童姥姥垂目而坐，眼皮半阖，也完全是一副虔诚待客的样子，跟前次当厅宣判极刑时，简直就像两个人。

何凌风皱皱眉头，显然也被眼前的情形弄糊涂了。

冯援指一指自己，再指指厅内，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要何凌风留在外面接应，自己入厅救人。

何凌风摇头，也比了一番手势，意思是说，自己略通红袖刀诀，入厅救人比较适合，要冯援留在外面。

两人都知道童姥姥功力深厚，是以都用手势交谈，不敢出声，谁知这样仍然没有瞒过童姥姥的耳朵。

她霍地张目，抬起头来，向窗外微微一笑，道：

“两位请进来吧，别让酒菜凉了。”

冯援和何凌风同吃了一惊，互相交换了一瞥震骇的目光，只得硬着头皮，推门而入。

费明珠加忙站起身来，含笑道：

“冯大哥，何大哥，咱们真是庸人自扰，童姥姥对咱们没有丝毫敌意，你们瞧，她听说咱们饿了一天，便急命准备了这许多酒菜，又派花大娘去请你们，你们有没有遇见……”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冯援才有开口的机会，沉声道：

“我要你来探听消息，你怎么露了形迹？”